

美·辛克萊著

平凡譯述

荊莽

中心書店印行

4.
82.1.10
他
他下來捉着他，把他超拔了出來，安置在一個山頂上，從那兒他可以俯瞰一切，——可以看

判

本

有落作權 • 翻印必究

每冊實售國幣叁拾肆元正

荊莽

代	經	發	譯	原	
售	售	行	述	著	
全	光	科	中	平	美
國	明	學	心		·
各	書	書	書		辛
大	店	店	店		克
書	店	店	店		萊
局	社	店	店		
	局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儀式告畢，馬車臨門的時候已是午後四時了。因為瑪利亞·白青司加的鬧嚷，四街都簇湧來了不少的人羣。事情完全是由於瑪利亞的愛管閑事——因為她要想一切的事情都要有秩序的。行，守着很好的規矩；她東跑西跑的用她破了的喉嚨這邊去咆哮幾聲，那邊去責嚷幾句，去干涉那些不守禮法的人，瑪利亞她是過於操切了，她想一手一足使一切的人都要循規蹈矩。她最後的離開了教堂，而又想最先的到議會場上去，她連連的發着命令叫馬車夫趕快一些。馬車夫自然也有他的意見好說，瑪利亞便把車窗推開，伸出頭來要和馬車夫理論，起初用的是立陶宛語，不懂，她又改用波蘭語，這次却聽懂了。馬車夫因為地勢佔得高，居高臨下的便和瑪利亞抗辯：結果是對口戲愈唱愈烈，唱過了亞緒朗路的一條街，車後又簇擁上一羣頑童在兩街兩岸拖延了半英里路遠。

不幸的是門口已經有一羣人聚集着了。音樂已經在彈奏，遠遠你可以聽見一隻舍羅琴的『布弄，布弄』的黃牛一樣的聲音，還有兩隻四弦琴也在殺鷄一樣的叫，就好像有兩個拳鬥

師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地苦鬥。瑪利亞一看見門口的人羣，她把關於馬車夫的祖先八代的言論拋棄，馬車還沒有停止她便跳了下來，跳進那人羣裏去，開出一條道路向禮場裏走去了。她一跳進去便橫行直撞起來，不絕的叫着『喂！喂！你們讓開！』她的聲音使那室內的音樂變成爲仙樂一樣了。

「Z Craieunas 商號——洋酒飲料各色俱全——工會本部」——招牌上是這樣寫着的。

讀者或許有聽不懂那遠方的立陶宛語的，最好加以說明，那就是在支考哥市中稱爲『屠場背街』的那尾上的一家酒店。這個說明對於事實不消說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假如你已經知道那間屋便是上帝所造的最溫良的一人之一生中最榮幸的時間，是溫娜·魯可斯采特小姑娘燕爾子歸的一日，那這說明是怎樣的索然寡味啾！

她立在門口，由她的表姊瑪利亞扶持着，氣喘吁吁的因爲才從人羣中擠出來，而且忍傷不棄的不敢仰觀。她的眼光微微帶些驚疑，眼睛在微微的顫動，她平時總是蒼白瘦削的面孔變紅着了。她上穿的是件雪白的毛絲綾的衣裳，硬紗的一張小小的面網垂到她的肩上。面

你可以看出她的——對於那過於強烈的情緒有着煎熬的神情，她的一身都在顫動。她人

年輕——十六歲都還未滿，——而身材又嬌小，完全還是小小的女兒；她又是才結了婚的——而且獨輪嫁給了攸斐斯，那偉丈夫的攸斐斯。路德庫士，他在一套新的黑衣服上插着一朵白花，他的兩肩如山頭，兩手如熊掌。

溫娜是碧眼金髮的女兒，而攸斐斯則眼黑而大，眉濃而粗，一頭濃厚的黑髮在兩鬢湧着波濤——一言以蔽之，他們是一對不相稱的夫婦，這是自然母親從無窮亘古至未來永劫使一切的預言者所不能理解的一種撮合。攸斐斯能夠舉起二百五十磅重的牛排，不打一頓乃至不換一口氣便可以扛上火車；現在他立在裏面的一個角落裏，惶恐得像一個被擒的野獸，他的朋友們來向他賀喜，他要答應一聲每次都不能不把舌頭來潤潤自己的嘴唇。

觀客與來賓之間的區別漸漸有整理的必要了——這個區別在就席的時候至少是要完成的。在儀式的期間，門次和屋角的觀客們是沒有間斷的；假如逼得太近或者表示出有想喫的神情，那立地便有一張椅子給你，請你就席。有飯大家喫，這是終身大典的一條法則；在立陶宛的森林中產生出的這種法則在這支考哥的屠場地方，有二十五萬人口的區域，雖然很難適用，但他們也盡力的遵守着，凡是從街頭跑進來的小兒們，乃至狗畜，在退出的時候都

是得到滿足的。這場婚禮的特徵之一是大家不拘形迹。男客們戴着禮帽的也有，只要你高興，也可以脫下來，而且外衣也可以脫下；隨時隨地都可以就席，而且只要你歡喜你可以隨意掉移坐位。這兒也有人在演說，也有人在唱歌，但你不願意聽的，也沒人叫你一定要聽；只要你高興，在那時你也可以說起來，唱起來，完全聽隨你的自由自在。這種噪雜的合奏也並不擾鬧人，受了擾鬧的就只有一些吃奶的嬰兒了，那在場的數目有出席的來賓總數之半。這兒沒有特別安置嬰孩們的地方，在當晚的讌會場上就只好在一隅安放着一列的寢台和搖車了。嬰兒們三三兩兩的有的同睡在一道，有的又一齊醒來，那自然是沒有一定的。年紀稍微長一點的他們可以走到讌席旁邊找些骨片和香腸來滿意的啃嚼。

會場有三丈見方的光景，粉牆上只掛着一個月份牌，一張賽馬的廣告畫，一張金邊裝裱的家系圖，除此而外都是光做着的。右手有一道側門通達酒店，有幾個乞丐在那兒徘徊，稍遠的一隅是台櫃，一位掌櫃先生坐在那兒，白色的裝束是有些漬污的，黑髮上着蠟膠，塗着頭油的鬚髮滿漂亮地分貼在頭上。對面的角上放着兩台桌，佔領着全室的三分之一的光景，桌上都是菜和冷食，有些餓得厲害一點的來賓已經在那兒動手鼓舌了。首席上是坐着新婦的

有一盤雪白的點心，做成愛斐爾塔型，上面的裝飾有糖造的玫瑰花和一個天使，還有很多很多的紅燭，綠燭，黃燭。後邊有一道門通向廚房，可以看見有一個灶頭正蒸騰着汽霧，有年青的年老的不少的方人們在那兒走來走去。左手的角上坐着三位音樂家在一個小小的平壇上，他們很拚命地在那喧囂的頭上刻印出一些高山流水的音痕；嬰孩們也是同佔在那一面的，一面大窗開放着，街頭的行人從那兒可以領略室內的風光音樂和香味。

突然的有蓬蓬的蒸氣走攏來了，你過細一看可以看見溫娜的繼母，埃里沙白媽媽——一般稱她為埃爾池邊達太太的——高高地捧着一盤蒸鴨出來。在她後面是柯屈林娜，一樣的捧着一盤蒸鴨，蹣跚跌跌的走着。隔過半分鐘的光景老太婆的馬堯斯基納，捧着一個大黃盆子盛滿了氣蒸蒸的洋山芋，差不多和她的身子一樣大小的。就這樣接二連三的酒席便陳設好了——一盤火腿和生菜，蒸飯，通桿麵，香腸，大塊的片尼麵包，大碗的牛奶，冒着汽泡的大葡萄酒。在你背後隔不五六尺遠不消說是有台櫃，你高興要甚麼竟可到那兒去叫，並不要你付錢。『喂！快加懷呀！』瑪利亞·白青司加叫着，她自己便動起手來——因為廚房裏還有不少的菜，假使不喫那會煮爛的。

就這樣在嬉笑歡呼不斷的戲謔與興彩烈之中，大家都就了座位了。年青的人們，在前

大都在門次拘束着的，也放下了決心走上前去；戰戰兢兢的攸斐斯被長輩們拖的拖，勸的勸，好容易走去坐在了新娘的右邊。其次是一對儂相，頭上戴有紙造的花冠，以下便是老幼男女一切的客人都一同坐下了。議會的歡樂同時也沾被到了那小心翼翼的一位掌櫃先生，他也得到了一盤蒸鴨；就是那肥胖的警察，他的職分是提防夜深席亂的時候，他好排解的，他也在末座找着了一把椅子。孩子鬧，嬰兒們叫，大人們發笑唱歌調謔——時而有表姊瑪利亞的驚雷在向那幾位音樂家發號施令。

那幾位音樂家——我們怎樣動手來形容呢？總之在這場可以施諸金石，可以被之絃歌的情境中，他們是始終都在那兒，狂熱地彈奏着。那正是音樂的力量使如是者化爲如是，那正是音樂的力量使屠場背後的一座酒店的側室化成了仙鄉，幻境，天堂的小小的一隅。

那位矮小的三人合奏的領道者是一位天才。他的四弦琴亂了調子，弓上沒有松膠，然而他終竟是位天才——藝術女神的手是加庇在他的身上的。他彈奏得入神之至，就好像着了鬼魔，着了一大羣的鬼魔。那一大羣的鬼魔你可以感覺着在他周圍的空氣裏面亂竄；他們那眼不可見的脚步在空中亂跳，那位天才的導樂者就是努力想去和他們合拍，所以頭髮完全豎立了起來，眼睛就好像要爆的一樣。

他的名字是佗摩丘士。庫次列加，他是白天在屠場裏做工，晚上無師自通地把四絃琴拉會了的。他是把外衣脫了的，坎肩上有褪了色的金色的馬蹄形，襯衫是紅條花布，就像薄荷糖的糖果一樣。淡青色的軍褲有一條黃帶，這很可以表示出他是一團之長的權威。他只有五英尺高，但就是這樣他的軍褲在側邊上還短了八英寸。這東西他究竟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你或者會驚奇——但你在他的面前已經夠使你興奮，你還有時間來想到這些事情，你或者也會驚異。

因為他是一位天才。他的每英寸都是神興到了的——你或者也可以說，他的神興是五零四碎。你看他的腳在蹬，他的頭在點，他的全身在搖擺，他有一個夠滑稽的細眉凹眼的面孔；在他一彈到嘉處，他的眉頭縮緊起來，他的嘴唇動顫，他的眼皮打盹，——連他頸帶的尖端都翹舉了起來。他不住地掉向他的同伴，狂熱地在點頭，在知會，在關照——為應術女神之命他的萬段寸屍都是在鞠躬盡瘁的。

其餘的兩位樂師，那到底非佗摩丘士之比。四絃琴的二把手是斯樂瓦克，他很高，很瘦，戴一付黑框眼鏡，好像是筋疲力倦的一匹驢子；你詢問它，它也微微應命，但一轉瞬它又回到了它的老調門。第三的一位很肥，有一個圓而紅的感傷的鼻子，他的眼睛白眨着上天，

表現着一種對於無窮的懷念。他彈的舍羅琴是低音，所以眼前的激昂於他無用；他不管你顫音的性質是怎樣，他的職分是有一聲無一聲的拉出一條一條的哀悵的長音。從午後四點鐘拉到第二天清早的四點鐘，一點鐘可拉得一塊『大拉』的三分之一的光景。

在議會才開到五分鐘的光景，佗摩丘士便已經興奮得站立起來了；再隔過一兩分鐘，你看他差不多要移到議席旁邊。他的鼻孔擴張，他的氣息急迫——他的魔神在鞭笞他。他向他的伴奏又在點頭又在搖頭，又在把琴去觸動他們，一直弄到那二把手的長漢子琴師也站立起來了。到後來他們三位終竟一步一步的向着賓客們跳舞起來，舍羅彈手的瓦侖丁納危奇亞，也提着他的大琴捶來捶去的跳。最後他們三位終跳到了席尾上，佗摩丘士便坐上了一隻櫟子。

於是乎他更加興高彩烈起來。人們有的在吃，有的在說笑——但你千切不要以為他們是沒有聽的。他的調子雖然總不會正確過，他的提琴低聲的時候像蜂虻，高聲的時候像軛軛，但這些於他們不成問題就和他們周圍的塵垢噪音垃圾一樣——他們的生活是由一種材料建設出來的，他們是不能不以這種材料來表示他們的靈魂。這是他們說話；歡樂與騷擾，悲與苦况，叛逆與熱狂，這音樂是他們的音樂，是他們家常的音樂，那伸出臂腕來捉拏他們的，

他們也就只好讓它捉拏了。支考哥和它的酒店和它的貧民窟都從眼前消逝了——現出的是碧綠的牧場，陽光溶溶的河水，大的森林，雪蓋着的山丘。他們看見了故鄉的風物和童年的情境恢復了起來；昔時的戀愛和友情又開始蘇醒，往日的歡樂與悲哀又開始笑哭。有的沈下去把眼睛閉了，有的在敲打桌面。時時刻刻總有人叫着跳起來要唱這個或者那個歌；於是佗摩丘士眼中的情熱更加發出一個光輝，他把他的提琴一揮，向他伴侶呼叫，他們又是熱狂的一曲。大家都合唱起來，男的女的都好像着了魔的一樣叫，有的又跳起來在地板上蹬出聲音，交杯的交杯，祝福的祝福。不一會有一個人提倡唱一首古代的結婚歌，那是謳歌新娘的美貌和愛情的歡樂的。在這首傑作的激越中佗摩丘士開始沿着席間走動起來，向新娘坐着的首席走去。客座與客座之間差不多是沒有容足的空隙的，佗摩丘士人很矮，他彈着低聲的音調，弓頭都要觸着客人，他依然衝上前去，他的兩個伴侶也就不能不跟着他。在他們的進行中，不用說那大的舍羅琴是差不多聽不出聲音的；但是這三位到頭走到了席首，佗摩丘士在新娘的右手邊坐着，又傾倒出他的靈魂在那駝宕的音調裏了。

溫娜小娘子興奮得不能吃东西了。有時被表姊瑪利亞在手拐上捏了一下注意她，她勉強嘗一些兒甚麼；但大抵是呆坐着，瞪着一雙驚惶的眼睛。埃爾池邊達媽媽簡直就像一隻麻雀，

不住的只是在講話；她的姊妹們也跟着她來，說得來連上氣不接下氣。但是溫娜好像沒有聽的光景——音樂繼續着在叫，凝視着空漠處的眼光回轉來了，她把她的兩手緊緊壓在胸上。眼淚流進她的眼裏來了；她怕羞不好去揩，也不讓它流到頰上，所以她略略把頭掉動了一下，她一看見攸斐斯在望着她，她立地又臉紅起來了。等到佗摩丘士走到了她的旁邊，把他的魔杖在她上面揮動着的時候，溫娜的兩頰腥紅起來，她好像很想立起身來逃走的光景。

但是在這個危機之中她却被瑪利亞·白青司加打救了，藝術的女神突然來光顧了她。瑪利亞喜歡一首歌，一首情人離別的歌；她很聽，但那三位音樂家不習，她便立起來去教導他們。瑪利亞人很矮，但是身體很壯。她是在一家罐頭工場做工的，白天一天都在做牛肉罐頭，大概有十五磅重的光景。她有一個寬大的斯拉夫人的面孔，兩頰分外的紅。等她一把口張開，那真是有點悲劇的趣味，令你不能不想到一匹嘶風的烈馬。她穿的是一件藍色法蘭絨的上衣，現在把兩袖挽起來了，現出了她的棕色的兩臂；她手裏擎着一個切菜用的叉子，她在桌上敲打着拍子。等她一把歌聲咆哮出來的時候，那真可以說滿室滿堂沒有留着一些縫隙，三位音樂家大抵總是遲得一拍的光景，一拍一拍的努力地唱和着；就那樣他們一節一節地努力地唱完了一首病相思的青年的哀歌。

歌一唱完應該是在演說的時候，安達南斯老爹立起來了。這位老爹是攸斐斯的父親，他的年紀還不上六十歲，但你會把他看成八十歲的老人。他到美國來才僅僅六個月，這居處的遷移於他的健康好像很有妨礙。在他壯年時分，他是在一家紗廠做工的，但後來得了咳嗽病，使他不能不離開了工作；一走回鄉村裏這病苦又消除了，但他又到達爾罕拿的鹹貨工廠去做工，每天呼吸着那冷的潮濕的空氣，他的病又翻了。現在他從席上站起來，立刻便有一陣咕咕咯嚕來，他兩手支持着椅靠，把他蒼白而搞瘦的臉偏開，等那發作的平息。

在這種儀式場中的說話大抵是從一本萬應通典裏面暗記下來的，然而安達南斯老爹在他年青時分高低還是有點墨水的人，好多朋友的情書大概都是託他寫的。這回早聽說他是自出心裁的做了一片祝賀的演說，這是今天的一件重要的節目。就是在食堂中跳躍着的孩子們也走近身來傾聽，婦女們有的在歔歔，在掩着圍腰哭泣的。情詞是很嚴肅，因為安達南斯老爹說到他的怕不能夠和他的子女們再能同住好久。老爹的演說太使一般的人悲哀了，於是有一位來賓名叫約庫巴士。采德危拉斯，他在哈斯塔達街開了一小食品店的，人很肥而親切，他又才站起來說凡事不能那樣的悲觀，接着他也做了一篇演說把甚麼宜室宜家達孫桂子所有一切的喜幸話頭就給暴雨一樣洒在新郎新婦的頭上，竟赤裸地說到年青的男子們喝起彩來，但弄

得溫娜愈加害羞得厲害。約庫巴士是稟賦着他的老婆所誇講的『詩腸』的。

來賓的興緻現在也漸漸減退了，因為並沒有甚麼儀式上的拘執，席次也就漸次稀薄起來，有的走到吧（酒場）上去的；有的一面笑一面唱在室內徘徊；東一處西一處的集着一個小團體在暢談，不管別人怎樣，也不管音樂隊是怎樣。大家多少都有點不穩定——你可以想到他們總有點甚麼在心上的。結果真是那樣。在那最後的貪食者剛好把食事用完，餐桌和杯盆都收到角落裏，坐椅和嬰孩們都堆在一道，當晚的真正的祝會又才開始起來了。佗摩丘士在他飲了一瓶啤酒之後，又回到他的演壇，立着，把周圍一望；他很內行地敲了敲四絃琴的綠邊，其次是慎重地抵到自己的頤下，其次是把提琴顫了一個花樣，又其次是鋸着琴絃把眼睛閉起，沉浮在瓦爾池舞的夢幻的羽翼上了。他的伴奏跟着他，但是眼睛是睜開的，因為要看着他的腳步；最後是瓦倫丁納危奇亞稍稍等了一會用他的腳蹬起拍子來，把眼睛向着天花板，又開始鋸他的——『布弄！布弄！布弄！』

配偶很快的便分配定了，全堂便立地動搖了起來。那很明白是誰也不會跳瓦爾池，但那是不成問題的——有的是音樂，他們儘可以隨意的跳，就像他們剛才唱歌一樣。大概的人都是

『跳『疊步』』，特別是在年青的人，因為那是很合時宜的。年老一點的人是跳着本鄉的奇怪

而複雜的步法的，很莊重的遵守着不敢亂來。甚至有全然不跳的，只是彼此把手捏着，讓他們的面表現着動的不羈的快樂。就中是那約庫巴士和他的夫人魯奇雅，他們夫婦同開一家食品店，大約有一半是讓他們吃了的；肥得來不能跳，但只是立在地板中心，彼此緊緊的捉着手腕，慢慢的從這邊擺到那邊，一面擺一面奇笑，簡直是脫牙脫齒的五股汗淋的一張恍惚的圖畫。

年紀老一點的人是穿着家鄉的古式的衣裳的——繡花的坎肩或者裹肚，或者是褪了色的手巾，或者是有大的袖口和奇怪的紐扣的上衣。這樣的穿着在年青人的身上是除掉了的，他們大多數能夠說英國話，能夠追逐最新式的流行。姑娘們穿的是現成的長衣或者短褐，有些也很有可愛的面孔。有些年青的男子你可以把他們看成美國人，是一位書記的裝束，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室裏並不脫帽。這些年青人的配偶各有各有他們的舞風。他們有的緊緊的抱着，有的又離得很遠。有些真像發條一樣在跳，有的慢慢的在滑，有的又莊重的在移動，更有亂暴的配偶，他們在室裏橫衝直撞，每每撞動着別人。被這樣的人嚇得來戰戰兢兢的配偶也有，他們待他們一走過身便向他們叫道『活拉！你們幹嗎？』每對配偶通夜都就配合着，你不會看出他們有甚麼變動的。例如亞倫娜·雅賽梯德姑娘和她的未婚夫約塞斯·拉克丘士的跳舞

便沒有間斷過一個鐘頭。亞侖娜在當晚是一位美人，只是不免有點過於驕傲。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衫，那大約是花了半禮拜的畫罐頭所得的工錢換來的。她跳舞的時候用手把裙子掀起，有意識的裝着一位貴婦人的神情。約塞斯是達爾罕牢工廠的一位馬車夫，工錢很是不薄，他裝着一個『流氓』的樣子，把帽子偏在一邊，香烟一夜都沒有離開過口。其次是雅杜危迦，馬清苦斯，她也很美貌，但很謙恭。雅杜危迦也是畫罐頭的，但是她有一位半身不遂的母親和三位小妹妹要讓她扶持，所以她不能用她的工錢去買短衫。雅杜危迦的身裁很小巧，黑眼黑髮，髮是挽成一個小髻盤在她的頭頂上的。她穿一件白色的舊衣裳，那是她自己做的，每逢有喜慶的時候她已經穿用了五年；那真是短得太厲害——差不多連胸部不能遮掩——她却不介意，她在和她的米戈拉斯跳舞。她人小，而米戈拉斯却很大很壯；她掩護在他的臂腕裏就好像她要躲藏着的一樣，她把自己的頭倚在他的肩頭。米戈拉斯也把手緊緊的抱着她，就像要把她帶起走的光景；就那樣她在跳舞，想跳一個通夜，而且很想永遠的跳舞，在那樣的幸福的恍惚之中。你看見他們那樣的光景或者會笑，但你如曉得他們的歷史，你一定不會笑的。雅杜危迦自和米戈拉斯定婚以來已經五個年頭，她真是得了心病了。他們儘可以早便結婚，但是米戈拉斯有一位父親，終日只解爛酒，而他一個大家之中除米戈拉斯以